

谈红楼

情节

谈红楼

人物

谈红楼

词语

谈旧京

民俗

谈红楼

版本

谈红楼

作者



红苑杂谈



张秉旺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红苑杂谈

张秉旺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苑杂谈/张秉旺著.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80150 - 638 - 2

I. 红… II. 张…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 207. 4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826 号

书 名	红苑杂谈
著 者	张秉旺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66747357 (编辑部) 6674723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7. 62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50 - 638 - 2/I · 80
定 价	18. 00 元

E - mail: jsywcbs@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秉旺，1932年生，籍贯河北安次。企业科技人员，教授级高工，并获政府特殊津贴。业余喜文、史，尤爱《红楼》，时以本名或丁希、丙望等名发表研红文章，本书即近十年发表于《红楼梦学刊》、《红楼》等报刊的文章结集。此外，尚有杂文集将于近期付梓。



紅 苑 雜 談

責 任 編 輯	趙 愛 華
封 面 設 計	姜 沛
封 面 題 字	張 秉 旺

奉题张秉旺先生《红苑杂谈》

其一

小苑喜无学院气，千红原是百花园。
何须势派标规格，半亩芳畦景自繁。

其二

杂者非专亦可谈，时拈一义细详参。
也知八股嗤杂学_(注)，不拟随风转北南。

注：明清科举以八股制艺为正学，八股以外为杂学。

其三

十七间半梦空萦，记得当年蒜市行。
后院三间图迹在，乾隆旧影岂无凭。

其四

倾盖相逢燕市东，庆丰闸畔水溶溶。
会心总在寻芹意，嚼字咬文一笑中。

周汝昌 西戌(十月廿八)

自序

我从中学时代就“翻阅”《红楼梦》，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以翻阅为主。这部书确实是随便从哪里翻开都可以读下去，而且让你难以释手。当然我指的是前80回，后40回就差远了。

由于“爱《红》的毛病儿”也喜欢读研《红》的文章。这些文章或用文艺理论诠释原著，使读者的审美感受条理化，使之更加深刻；或对原著作者身世及当时的社会背景等相关材料作出考证，从而更深化悟解书中的精髓。这些悟解，有的是受到点拨，恍然明白了，是为顿悟；有的是厚积而薄发，时间久了，有渐入佳境的感觉，由朦胧慢慢地达到洞彻，是为渐悟。无论哪种悟，获得时心中的愉悦，真是不可名状。

时间一长，自己的心中也有所得，手上“技痒”，于是发而为文。十多年来，写成了不少，朋友们劝我付印出版，我挑选了一些，就是本书的内容。如果说红学是一条大河，开始我是站在河边的观澜者，日子一久，发现自己的鞋底已经由潮而湿，偶尔，水还达到了脚面。如此徜徉于红河之滨，虽非弄潮儿，水花却也有时飞到身上。因为水花不大，所以文章都是短文。虽说是短文，可都是作者倾心之作，一不拾人牙慧，二不率意而为，可以说都是言之有物。

文章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红楼》书中情节、人物的审美欣赏，二是对书中词语名物与民俗的诠释，三是对版本文字的质疑、商榷和校正意见，四是对作者雪芹先生身世、故居的探索。周汝昌先生研《红》行将60周年，他与《红楼》有了不解之缘。但他的身世、家世情况未必有很多人知道。短文《红学泰斗周汝

昌》介绍了他的生平，或可作为谈《红》之助。还有两篇是涉及雪芹先生的“创作”，这些放在最后。

《红楼梦》一书充满了谜。作者家世、成书过程、续书真相、诸钗结局……引起了无数争论。我常幻想，将来科学发达，能有一天发现曹雪芹遗体，并让他复活，与之对话，让这些谜一一解开，这该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愈想愈神往，于是写出了《曹雪芹复活》、《曹雪芹再生》这两篇。幻想归幻想，却都是认真、严肃的，对重生的雪芹先生充满了敬意。只是对那些与之对话的“生人”作了一些调侃，不过都是善意的调侃。《复活》1998年发表在贵州《红楼》杂志上，当时就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如今事过八年有余，经红友相告，此文仍在互联网上传扬，有不少人为之发帖子。这次付印前作了文字校正和润色。

还有一文值得一提：《雪芹故居何处寻》。起因是这样的：在上世纪末，我参与了我的专业行业的史志撰写工作。有资料表明，清代康熙年间工部曾建过一座为宫廷服务的玻璃厂，其地点在哪里、规模如何，均难得其详。我到首都图书馆借阅乾隆《京城全图》，仔细翻看，居然把它找到了，“玻璃厂”三个字赫然在目，厂房布置清清楚楚。受到鼓舞之余，马上想到“蒜市口十七间半”不是也可以按图索骥吗？那时只听说“十七间半”，并不知道有那篇《初探》。我复印了蒜市口的那一页地图，拿回来，在灯下用放大镜挨户排查，凡不合17或18之数的院子，一律用铅笔打上黑叉叉。打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路南的那个小院，房间数最接近17.5。到现场一看，世事沧桑，那里早改成一家澡堂子了。

后来天津一位红友给我寄来《初探》的复印件，我才得以一读。读后发觉疑点甚多，于是写出了商榷文章《雪芹故居何处寻》，并给红友们看过。

某日，《北京日报》的一位编辑打来电话，说是从严宽先生那里得知我有这样一篇文章，想把它发表出来。我答以篇幅较长，不适在报纸上发表，对方说可以摘要发布。我仍有顾虑，怕引起误会，对方说把《初探》的摘要也一起发表，让读者来判断

是非。如此商讨了几个回合，我终于同意，把稿子寄过去了。不久两个摘要一并发表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版文章引起了几多人的注意，心想，至多是在茫茫的文海里撒上了一粒盐，随之就淡下来了把。

到了上世纪末，蒜市口街要展宽，保护“十六号院”的呼声日高。但挡不住推土机的轰鸣声，那个小院被推平了。又从媒体得知，要在这条“蒜市口街”上建一个十七间半的曹雪芹纪念馆，心中想，这也是个好办法，毕竟雪芹故居的确址还难以准确断定。

没想到，在一次红学活动上，一位名家对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红学界恨透你了，你把保留‘十六号院’的事给搅黄了！”语气庄重，不像开玩笑。我一时语塞，不知怎答才好。天哪！那么多名家呼吁保留“十六号院”，报刊文章连篇累牍，居然抵不过并非名家的半篇摘要（实际只有千把字），这太不可思议了。2005年冬天，我接触到一位国家文物局的干部，问他：蒜市口曹雪芹故居为何没保留下来？对方说：“曹雪芹故居是那么好确认的？那要有可靠的文献支持，还要经一定的论证程序才行，报上的那些文章都不足以说明问题。”原来如此。《雪芹故居何处寻》的全文就在书里，说得在理与否，读者自可判断。

我在我们企业的小报上创立了一个栏目，叫“红苑杂谈”，每期一篇谈论《红楼》的千字上下的短文。其中只有个别的文章选入了本书，但我还是把本书命名《红苑杂谈》。谈得虽杂，却都是围绕《红楼》这一艺苑奇葩而谈。如今奉献出来，其中哪怕只有一篇能博得“爱《红》”的同道们一晒，作者就心满意足了。说了这些，就充作“自序”吧。

张秉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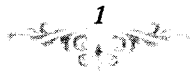
2006年10月



奉题张秉旺先生《红苑杂谈》	周汝昌
自序	1

《红楼梦》情节与人物

贾府“食无鱼”	3
红楼无幽默	8
红楼话死生	15
斗草	
——怎么个斗法?	17
贾府有戏台吗?	22
好大一块石头	24
大观园在南在北?	26
停滞的建筑样式	
——颐和园里看红楼之一	28
帘子文化	
——颐和园里看红楼之二	31
双谈藕香榭	
——颐和园里看红楼之三	34



园子大 房子小	36
说说乌进孝的交租车队	39
园中桌椅有几多	43
元宵夜宴图说	45
诗社开销二题	51
“写竹桥”别解	53
漫说《红楼梦》里的玻璃	55
空穴来馨	
——细析冷香丸	61
析“两论” 说宁府	64
试析有关薛家之谜	
——答孙韵蓁同志	71
梨香十二官	74
花芳官与柳湘莲	80
青儿与板儿	
——姐弟还是兄妹?	86
钱槐来历辨析	90
李嬷嬷为何那么老?	92

《红楼梦》中的词语名物与民俗

何谓“白柳”	97
莫把诗筒作诗囊	99
什么是“炸”首饰	101
再说“炸”首饰	
——与彭昆仑先生商榷	104



三论“炸”首饰

- 再答彭昆仑先生 109

敲砧人语

- 红楼“搗衣公案”辨析之一 116

从“杵”到“棒槌”

- 红楼“搗衣公案”辨析之二 120

- 释“鼓担” 123

- 贾母的眼镜蠡测 126

- 清季北京的育婴堂 130

- 秦可卿丧仪与北京殡俗 132

- 贾府中“间接请安”的礼俗 135

谈版本

- 脂本抄写情况蠡测 139

- 第十三回删去了多少字？ 146

这是曹公笔墨吗？

- 质疑有关“慧纹”的一段文字 148

- 评功摆好莫过头 156

一条软肋

- 脂、程前后小议 159

循本溯原

- 脂本校字摭议 163

曹 学

雪芹故居何处寻

- 《曹雪芹蒜市口故居初探》辨析 173

“蒜市口十七间半”补说	185
鲜鱼口与曹家	188
从小说的妇女观说到曹雪芹的婚姻	191
※ ※ ※	
红学泰斗周汝昌	195
※ ※ ※	
曹雪芹复活	206
曹雪芹再生	
——《曹雪芹复活》之续篇	214
※ ※ ※	
我与周汝昌	
——代跋	225

《红楼梦》情节与人物

- 贾府“食无鱼”
- 红楼无幽默
- 红楼话死生
- 斗草
- 贾府有戏台吗？
- 好大一块石头
- 大观园在南在北？

.....

贾府“食无鱼”

有人读《红楼梦》，发现贾宝玉“喝的多，吃的少”，书中多处写到他喝茶、喝酒、喝粥、喝汤，却很少提到吃。细检全书，果然如此。我在读的过程中又发现一个现象：贾府“食无鱼”。

《红楼梦》饮食的描写不可谓不细，肴馔的品位不可谓不精。粗举之，汤就有虾丸鸡皮汤、火腿鲜笋汤、火肉白菜汤、建莲红枣汤、燕窝汤，还有那用银模成型的莲叶羹；菜品则有烧鹿肉、蒸螃蟹、糟鹌鹑、鸡髓笋、牛乳蒸羊羔、火腿炖肘子、风腌果子狸、酒酿清蒸鸭子，还有那做起来繁琐无比的茄鲞；点心有藕粉桂花糖糕、奶油松瓤卷酥、瓜仁油松瓤月饼、枣泥馅山药糕。还有各样粥、小吃，加上各种茶、酒，真可谓琳琅满目。但在书中多次的饮宴活动中，独未提到鱼。

书里倒不是绝对不涉“鱼”字。第26回薛蟠诓宝玉出来与他一起吃寿酒，席上有程日兴送的四物：西瓜、鲜藕、暹猪、鲟鱼。这一席饭虽然有鱼，但这是薛家办的，算不到贾府账上。第53回乌进孝送地租的车队到了宁府，送上的众多物品里有“鲟鳇鱼二个”。按此种鱼出于黑龙江，其体甚大，重几百斤、上千斤，最长可达3米。这属于是一种方物，或称“野意儿”，可是书里未提宁府吃这种鱼，也没有说烹好送到荣府给“老祖宗”尝尝鲜。第6回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正饥肠辘辘时，“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这里说到了鱼，但那是刘姥姥眼里一桌丰盛的饭菜，在她的心目中，“鱼肉”就是上等肴馔的代词，未必看准了哪碗里有肉、哪盘里有鱼。书中对餐饮有那么多描

述，极少涉及“鱼”字，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读了几本清人的笔记，明白了一些道理。满人入关前，荤腥食品以猪、羊为主，兼有鹿肉、鸡、鸭，而牛肉、兔肉一般不吃或很少吃。清前期的皇帝，饮饌上并不奢华。徐珂《清稗类抄》里说到康熙每饭的菜品只吃一种：“食鸡则鸡，食羊则羊，不食兼味。”雍正吃的比康熙时复杂一些，但主要的还是肉与鸡、鸭。到乾隆时，饮饌逐渐奢靡，可仍旧是猪肉为主，并有猪的内脏，鸭子占了相当比例，海味中只有燕窝，鱼很少提到。《御苑文化》一书引了清宫档案中的食谱实例，乾隆一次在清漪园的早饭如下：

卯初请驾，辰初进早膳，用折叠膳桌摆：燕窝秋梨烩糟鸭子热锅一品（双林作），炒鸡肉片炖豆腐一品，羊肉片一品，清蒸鸭子烧狍肉糊猪肉攒盘一品，竹节小馒头一品，燕窝鸡丝一品（福隆安进），杂烩一品，拆鸭烂肉一品，盐煎肉一品，热炒鸡蛋一品，炒野鸭爪一品，油糕一品，鸡肉馅烫面饺一品，随送红白鸭子攒面一品（福隆安送），羊肉丁烫糜子米膳一品，果子粥一品（此二品未用），额食三桌：饽饽十四品，二号黄碗菜四品，奶子三品（额食是备赏的）。内管领炉食六品一桌，盘肉八品一桌。上用毕，赏舒妃菠菜炖豆腐一品，颖妃攒肉面一品，容妃汤膳一品，悻妃糟鸭子热锅一品，顺嫔攒盘肉一品。早膳后熬茶时，太监徕凯传送八珍糕一品（进六块，未赏），愉妃进攒盘炉食一品。

一次早饭就如此复杂，可知奢靡的风气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再看两个乾隆的食谱：

燕窝鸡丝笋火熏丝白菜丝镶平安果（用红潮水碗），
燕窝鸭子火熏片臆子白菜、鸡翅肚子青笋八鲜肥鸭白菜
（以上二品用五福大珐琅碗）。炖吊子、苏烩烂鸭子、鸭